

女仙外史

下

[清] 吕熊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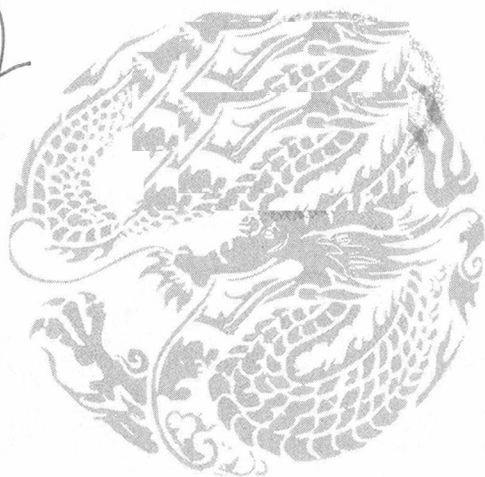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女仙外史

下

[清] 吕熊 著



第四十六回

帝旨赐谥殉难臣 天缘配合守贞女

奎道人的咒法已经炼成，又凑巧遇了一场大雨，就说是亲见上帝求来的，燕王甚是信服。只待秋凉，要兴师来侵济南。不意夏末秋初，疫疠^①大行，兵民交困，虽然救得旱灾，收成也只小半。国用尚且不足，岂能劳民动众？眼见得不能显他的本事，甚为没兴。来春建文七年，燕、齐地方，又复大旱。在月君所仗的大士杨枝，得些甘雨，全蠲赋税以救灾民。至燕之奎道人，他又会造出一片欺人的话，说：“五湖四海龙君奉上帝玉旨，将湖、海都封禁了。”燕王也只得委之劫数。幸而辽东、山西地方，皆得丰收，燕王便令勋戚家各助资财，移粟救灾；又幸海运漕米到来，平糶于民，稍稍支持。然辗转沟壑者，亦复不少。是以两家罢兵息民，各守边界。至建文八年，济南地方始得丰登，吕军师会同高军师合具一疏，一请追谥殉节诸臣，一请赐赠阵亡将佐，一请崇尊孔子先师，一请尊崇群真天爵，一请敕封护国诸神。疏上，月君批示矣：

卿等奏请五款，皆系崇德报功之大典，但帝位未复，大典先行，是否洽于舆论？六卿诸大臣金议奏复。

两军师约齐诸大臣，于行殿午门定议，孔子先崇徽号，诸臣先赐爵谥，神灵先加敕封，其一切表墓建庙、释菜、祭享礼文，俟皇帝复位之日举行。议上，帝师批示云：

孔子躬膺道统，建中立极，为万世帝王之师。乃历代褒封公伯，元朝易以王爵，至今因之，是欲以孔子为臣，非礼也。宜尊为先师，孤家首当谒庙。其赠爵谥号诸款，仍会同拟议允当，奏请定夺。

诸大臣李希颜、王璉、梁田玉、吕律、高咸宁、冯淮、赵天泰、周辕、铁鼎、刘睨、胡传福、刘超、黄贵池等，公议殉难诸臣爵谥，开列于左：

原金都御史景清 赠太傅 谥忠威公

^① 疫疠——即传染病。

原兵部尚书铁铉	赠太师	谥忠武公
原监察御史连楹	赠少师	谥忠烈公
原文渊阁博士方孝孺	赠太傅	谥忠肃公
原大理寺少卿胡闰	赠少师	谥忠端公
原监察御史高翔	赠少傅	谥忠介公
原礼部尚书陈迪	赠太师	谥忠贞公
原刑部尚书暴昭	赠太傅	谥忠直公
原金都御史司中	赠太保	谥忠毅公
原礼部侍郎黄观	赠太傅	谥忠靖公
原户部侍郎卓敬	赠太傅	谥忠清公
原金都御史周璿	赠少保	谥忠惠公
原副都御史练子宁	赠少师	谥忠定公
原刑部尚书侯泰	赠太保	谥忠简公
原兵部侍郎陈植	赠太傅	谥忠正公
原副都御史茅大方	赠太保	谥忠敏公
原户部侍郎郭任	赠太傅	谥忠襄公
原兵部尚书齐泰	赠太保	谥忠愍公
原巡方御史王彬	赠太傅	谥忠宣公
原刑部郎中王高	赠少保	谥忠恪公
原大理寺丞刘端	赠少保	谥忠节公
原监察御史谢升	赠少傅	谥忠惠公
原监察御史王度	赠少保	谥忠悼公
原监察御史董鏞	赠少保	谥忠哀公
原给事中戴德彝	赠少傅	谥忠穆公
原监察御史魏冕	赠太子太师	谥忠惠公
原大理寺丞邹瑾	赠太子太保	谥忠勤公
原太常寺少卿卢原质	赠太子太傅	谥忠安公
原监察御史巨敬	赠太子少师	谥忠献公
原国子监博士黄彦清	赠太子少傅	谥忠慎公
原太常寺卿黄子澄	赠太子少保	谥忠缪公
原北平布政使张曷	赠吏部尚书	谥贞毅公

原北平金事汤宗	赠副都御史	谥贞节公
原燕府长史葛诚	赠通政使	谥贞襄公
原辽府长史程通	赠大理寺卿	谥贞愍公
原苏州府太守姚善	赠兵部尚书	谥忠桓公
原徽州府太守陈彦回	赠兵部侍郎	谥忠懿公
原袁州府太守杨任	赠兵部侍郎	谥忠康公
原候补知府叶惠仲	赠工部侍郎	谥文襄公
原松江府同知周继瑜	赠副都御史	谥忠僖公
原乐平县知县张彦方	赠副都御史	谥忠成公
原青州府教谕刘固	赠太常寺卿	谥文介公
原漳州府教谕陈思贤	赠光禄寺卿	谥文节公
原太学生方孝友	赠文林郎	谥文贞先生
原青州庠生刘国		
原漳州府诸生伍性原	陈应宗	林珏
曾廷瑞	吕贤	邹君默

以上诸生皆赠文林郎谥贞定先生

又议赠殉节诸臣爵谥

原修撰王叔英	赠吏部尚书	谥文忠公
原工部侍郎张安国	赠太傅	谥忠节公
原监察御史曾凤韶	赠兵部尚书	谥忠靖公
原兵部郎中谭翼	赠兵部侍郎	谥贞介公
原给事中黄钺	赠刑部侍郎	谥烈愍公
原纪善周是修	赠礼部侍郎	谥文书公
原编修王艮	赠礼部侍郎	谥文贞公
原刑部侍郎胡子昭	赠太子少保	谥靖节公
原吏部侍郎毛泰	赠太子少师	谥清节公
原给事中韩永	赠工部侍郎	谥端介公
原给事中叶福	赠户部侍郎	谥端烈公
原给事中龚泰	赠兵部侍郎	谥襄烈公
原御史邹朴	赠副都御史	谥贞定公
原御史林英	赠副都御史	谥忠介公

原太常少卿廖升	赠吏部侍郎	谥贞襄公
原金都御史程本立	赠吏部尚书	谥清节公
原刑部主事徐子权	赠刑部侍郎	谥襄节公
原礼部侍郎陈性善	赠太子少师	谥襄烈公
原大理寺丞彭与明	赠兵部侍郎	谥节愍公
原中书舍人何申	赠太仆寺正卿	谥襄贞公
原浙江臬司王良	赠刑部尚书	谥忠襄公
原济南参军高巍	赠按察司廉使	谥宣节公
原都司断事方法	赠按察司副使	谥贞宣公
原沛县知县颜伯玮	赠布政司参政	谥哀烈公
原教授刘政	赠布政司参议	谥安节公
原教谕王省	赠按察司僉事	谥文节公
原东平州吏目郑华	赠奉直大夫	谥贞愍公
原燕山卫卒储福	赠都指挥使	谥昭节将军
原浙东临海樵夫	赠号	苾忠逸民

又议赠阵亡死难诸武臣封爵

都督瞿能	赠威武大将军威武侯
越隲侯俞通渊	赠襄武将军襄武公
指挥使张皂旗	赠勇烈冠军将军
都指挥使卜万	赠昭勇将军
都督宋忠	赠昭节侯
都督余瑱	赠扬节侯
都指挥彭二	赠奋武大将军
都指挥谢贵	赠壮威将军
都指挥崇刚	赠扬威将军
指挥卢振	赠宣武将军
骁骑指挥庄得	赠奋威将军
骁骑指挥楚智	赠奋勇将军
指挥使马宣	赠扬武将军
镇抚司牛景先	赠勇略昭节将军
指挥彭聚	赠宣威将军

参将宋垣 赠宣节将军

都指挥张安 赠靖节将军

以上殉难死节文武诸臣，凡妻女子媳同死者，其夫人皆封赠贞烈郡君，女为贞君，子赠郎官，媳为贞孝孺人，即婢妾亦有封号。

又议崇女真诸位仙师徽号

第一位曼陀尼

大乘微妙自在神通卫国大禅师尊者

第二位鲍道姥

太上玄元至神至化护国大仙师天尊

第三位聂隐娘 通神入化飞剑祛魔镇国大仙师

第四位公孙大娘 神威震远灵剑诛邪辅国大仙师

第五位素英 玄真清化通灵妙道仙师

第六位寒簧 玄微冲化通神妙道仙师

范飞娘 满释奴 女金刚 皆封女冠军仙使

女秀才 老梅 回雪 柳烟 女宣军侍使

又议褒崇诸位显神徽号

文曲星景清 封为显威讨逆佑国公立庙

都城隍铁铉 封为显灵靖逆福国公

开封府城隍唐夔 封为忠正直亮顺天安民化逆侯

皂旗将军 封为显威荡寇伯

又议尊崇孔子曰参天赞化建中立极至诚至圣百世帝王师。疏上，月君赍之。于建文九年春正月，择吉释菜^①于国学。月君冕旒衮裳^②，一如弟子拜师之礼。又遴委^③宋和、卓孝为使，赍建文帝诏，至曲阜县阙里圣庙，恭上夫子徽号。

时当仲春之候，月君发手敕一道，谕大宗伯云：“建文四年，孤家所救殉难忠臣之女，今皆待字，已令司天监择定吉日，拟将忠臣之女配合忠臣之子，贮名玉瓶，令其拈箸自取，方为天作之合。卿其召齐诸忠臣子率赴

① 择吉释菜——从众多的一般人中选择优秀的。

② 冕旒(liú)衮裳——有飘带玉串的礼帽和帝王礼服。

③ 遴委——选择任命。

阙下，并选郎官二员入廷赞礼。”又发手敕一道，令女秀才往召诸忠臣之女。至期咸集，月君御东殿。先是大宗伯王璘同赞礼郎官及诸忠臣之子朝谒，次系诸夫人与小姐辈，皆行礼已毕。殿中设龙案，上列七宝红玉瓶，赞礼官备写忠臣子之姓名贮于瓶内；旁设玉箸一双，范飞娘遍请诸位小姐，次第将玉箸自向瓶中挟取，以阄天缘。

第一是铁兵部公讳铉之长女炼娘，阄得金都御史景公讳清之子名星，字丽天；

第二是谢御史讳升之女，阄得金都御史周公讳璿之子阿蛮儿，名小处；

第三是户部侍郎郭公讳任之长女，阄得司金都讳中之子名韬，字天策；

第四是郭公之次女，阄得姚太守讳善之子名襄，又名勤王；

第五是董御史讳鏞之女，阄得大理寺卿胡公讳闰之子名传福。

却说第六是铁公之季女柔娘，与伊姊附耳私语，逡巡不前。飞娘与炼娘掖之到龙案边，勉强将玉箸向瓶中挟起，叠成同心方胜红绦一摺。炼娘代为展看，递与柔娘，可霎作怪，殿上忽起阵旋风，刮到柔娘身边，卷得绣裙乱登。柔娘将纤纤玉指去掩衣袂，脱下手中方胜，被风刮将起来，在殿中盘旋荡漾，宛如一片明霞，轻轻的飘出殿外，飞向空中，不知何方去了。月君道：“奇哉！”问是谁名字，柔娘含羞不语。范飞娘代奏是刘超。月君道：“此非姻缘也。”遂问炼娘：“孤家看尔妹光景，必有隐情，可速奏闻。”柔娘把炼娘衣襟一扯，是要姐姐不说之意。炼娘道：“帝师之恩，同于父母，岂可隐而不告？”遂向前奏道：“妾妹于上元诞日，偶得一梦，于杏花下遇一书生，两情相慕，年亦十五岁，系同时诞生，拜为夫妇；又打三年后中了探花，方行亲迎之礼。妹子向妾云：‘若不得此书生，则终身不嫁，愿随帝师学道。’”月君曰：“此必有其人也。”即传旨令人分头向文武诸臣家内，问有公子十五岁者，即刻召来。那时刘超因母亲年周六十，于旧岁从临清接至济南邸第，超之侄儿名炎，也随祖母而来。得了谕旨，如飞趋至阙下。时公子纷纷来者，共有二十余人。月君召入殿内，令满释奴逐个引向柔娘面前，好像官府点名，从东至西过去，落后方是刘炎。柔娘凝眸一视，两颊微红，双环略侧，羞涩之中，带有思慕之致。刘炎却呆呆的站住，端详一会，方走过去。月君遂问刘超：“汝侄儿年岁几何？何月日生的？”

刘超应道：“是十五岁，正月十五日亥时。”月君道：“汝去问，今正月间，有无梦兆，可据实奏来。”刘炎遂自趋向前，把梦中曾与此小姐结为姻缘，备陈一遍，与炼娘所言无异。月君道：“汝说三年后中探花一语，是何解说？”刘炎道：“这个连小子也不知，大约是梦中呓语了。”月君道：“不然，将来亦必有应者。”遂令移到御案六张，案上都摆列着龙凤金花烛六对。有旨：景星督师沂州，除铁铉长女炼娘不行礼外，余皆交拜成婚，并赐合卺御酒三卮。于是五位公子，向上谢恩。范飞娘扶了谢小姐，女秀才扶了董小姐，满释奴、老梅婢扶了郭侍郎两位小姐，各立在公子下首，唯柳烟、回雪二人，扶柔娘小姐，不肯挪步。月君道：“孤已知之。今与汝二人先应佳梦，待三年后中探花，然后结缡可耳。”于是柔娘含羞向前，与刘炎并立，共成五对。赞礼官赞礼，齐齐交拜已毕，司韬、姚襄、蛮儿、胡传福与四位小姐，各饮了合卺御酒。月君命撤龙凤烛并宫锦灯笼各十二对，香车四乘，公子小姐同坐于内，送归邸第。其刘炎与柔娘不饮合卺，分送回家。真个过了三年，刘炎十八岁，中了第三名进士，方娶柔娘成亲。因其大小登科，先有异梦入，遂目为探花郎。自宋朝设科以来，但有殿元之称，其余皆名进士。探花之称，自刘炎始。

看书者要知道，刘姓与铁氏，原有秦晋之缘^①，所以闹着刘超，被风刮去，牵引他侄子出来，此乃天成的一段佳话。别有传奇，兹不复叙。且演下回。

① 秦晋之缘——古时秦晋两国世为婚姻，后因此称两姓联姻为“秦晋之好”、“秦晋之缘”。

第四十七回

幸^①蒲台五庙追尊 登日观诸臣联韵

建文九年春三月，大宗伯行文与沂州开府，景星接看，内开：原任兵部尚书铁铉长女，配与原任金都御史景清之子，奉旨云云。景星大喜，望阙谢恩毕，即令整备香车宝马、锦绣旗帜与笙箫器乐，前往济南迎娶。都宪御史铁鼎亦盛具奁仪，启知帝师送去。月君谓鲍、曼二师曰：“此已完局，可以稍慰忠臣于地下。但自起兵以来，倏忽五年，我未得省坟墓，反不能慰先父母于冥冥之中。为人子者，于心忍乎？”鲍师曰：“向者国事纷纭，我亦未经道及。汝未弥月时，哭母甚哀，我说：‘儿勿啼，姑待日后封赠母亲罢。’今不但拜祭，且须酌议此礼。前者敕封，是为成神，却算不得追远之意。”曼师道：“月君起义讨逆，威加海内；而回故乡，乃尊人未有徽号，与庶民享祭何异耶？”月君恸然泪下，曰：“我为帝师，非为帝主，此语不可出自己意。”遂作手敕一道，宣示六卿。略曰：

孤自勤王以来，历今五载，虽建阙中原，而帝位未复，日夕靡宁，永怀曷已。近者频遭灾祸，暂息干戈，又念及祖宗考妣先茔向缺祭扫，荆榛不剪，隧道久矣荒凉，狐兔谁驱，幽宫定然颓坏。今寒食将临，孤欲亲往祭祀。卿等其议礼，请奏施行。

于是两军师与诸文武大臣等，都集建文皇帝阙下会议。高咸宁曰：“帝师为国讨贼五年，不暇省墓。今若銮驾到时，满目荒凉，能不痛心？自当褒崇徽号，建造寝园，方是崇德报功之典。去岁大议褒封，何以反不及帝师之父母耶？”诸大臣齐声应曰：“总为敕封了府神，便自忽略过去。今须另议徽号。”吕师贞道：“某之愚见，即用前‘忠正直亮顺天安民’，之下添入‘太上帝师’四字何如？”诸臣赞和曰：“此不易之论也。”于是定议追崇：

始祖唐讳介为文献清忠抒谏显烈太上帝师

① 幸——亲临。

考讳夔为忠正直亮顺天安民太上帝师
妣黄氏为仁孝淑顺端懿慈惠太上神妃
祖讳遵晦为忠宣文靖抱道崇学太上帝师
妣姜氏为仁明庄敬端纯肃穆太上灵妃

其高、曾以上，不知名讳，又启请帝师敕示。月君批答云：“曾王父讳维寅，高王父讳允恭，坟垅远在楚之江陵，作何设主祭祀，一并议奏。”

诸臣又议：建立五庙于蒲台县之太白山，安设神主，四时禘祫^①，悉遵帝王仪制。曾祖、高祖，俱追尊为太上帝师，廷议佥同矣。吕师贞曰：“某尚有愚见：今且不必上闻帝师，径先启奏建文皇帝，请摄政相府特颁玺书，下蒲台县褒崇徽号，何如？”众皆称善。疏上，李希颜大喜，乃遣少宗伯梁良玉、司业卢敏政赍捧玉音五道，到蒲台宣读徽号，并敕令知县速建寝园太庙，安设五位太上帝师神主。然后诸臣连名奏闻帝师，暂缓春祠之礼，统俟寝园太庙成日，恭请銮舆，举秋尝之大典，庶上慰皇帝之心，下谢臣等之罪。月君览疏毕，即命驾诣阙谒谢。将至阙，李希颜等率诸文武大臣固请驾回，云：“容臣等代谢。”月君乃止。

建文九年秋七月，蒲台县上书政府，言寝园太庙各工程俱已告竣。赵天泰、王璉，先议遣梁良玉、刘璟恭代建文皇帝告祭，方奏请帝师驾幸蒲台。月君敕谕云：

敕建园陵者，帝王之鸿施；省祭坟墓者，人子之私义。今国事频繁，边圉^②严警，孤家虽身往蒲台，心悬象阙。百尔臣工，其恪共乃职；一切军机，惟副军师高咸宁是任。大司马吕律与学士方经、都御史铁鼎、大司成周轺、都谏周希轸、大将军董彦杲、刘超、瞿雕儿，先锋使小皂旗等扈从前行，余并留守阙下。慎哉毋忽！

司天监王之臣择八月初二日，请帝师銮驾启行。

月君别了鲍、曼二师，只带素英、寒簧、满释奴、范飞娘、老梅婢、柳烟儿及女真等二十名，自备供应，前往蒲台。刘超、小皂旗为前队，满释奴、范飞娘为二队，然后是月君銮驾，吕军师等扈从为第四队，董彦杲、瞿雕儿拥护在后，为第五队。

① 四时禘(dì)祫(qiā)——四季盛大的祭祀仪式。

② 边圉(yǔ)——“圉”古代指养马的处所。“边圉”此处做“边疆”解。

初六日入蒲台县界,先是梁良玉、刘璟前来迎驾,随后是县令督率士民数万叩接,皆两行俯伏,并不拥挤喧哗,月君甚喜。

当晚,驻驾于郊外。黎明,先至城南玄女道院,见钟虞^①不改,庙貌如故。时翠云、秋涛已害干血病死了,唯有春蕊、红香。二女真形容惨淡,向月君拜了四拜,凄然泪下。月君抚慰了几句,徐步到公子神位之前,命老梅婢:“代孤家行礼。”柳烟、春蕊、红香三人陪拜。老婢是不肯拜公子的,不得已勉强拜了,心中不忿,乃吟诗两句云:

公子为殇鬼,夫人作帝王。

柳烟亦信口接下两句云:

谁知柳氏女,得侍袞龙裳?

月君大惊曰:“柳烟,柳烟,此二句乃汝之佳谶也!向者鲍、曼二师与刹魔公主,皆言汝有三十年风流之福。诗本性情,机括已见。”柳烟双膝跪下,哽咽诉云:“婢子久已身如槁木,心似死灰,若萌邪念,明神殛之。只因身受莫大之恩,所以信口道出。今帝师见疑婢子,当尽命于此。”言讫,便欲以头触柱。老梅、春蕊、红香三人,竟挟持之。月君道:“我久知汝心,所以令汝常侍左右,反谓有疑于汝耶?运数来时,圣贤不能强。汝勿短见,孤乃戏言耳。”柳烟方拜谢了。素英请道:“我父亲不知近日如何,求帝师差人一问,稍尽为女之心。”月君道:“不但令尊,凡亲戚故旧,都要访问。”

次日,入城临御公署,诸臣朝谒毕。时合县百姓在外执香顶礼,月君令沈珂:凡年五十以上,给赏二两;六十以上,递年加增一两,并全免建文十年赋税。遂召知县张参入见,谕道:“昨日父老迎驾有体,俱见汝之才干,优升为别驾,仍知蒲台县事。”张参叩首谢恩。月君即命去访本宗及外戚诸家,张参启奏道:“臣留心已久,不须访得。帝师本宗,就在勤王那年,尽迁回湖广江陵,国舅同御弟随亦迁住荆州。此地田园,尽皆撤下,微臣已拨入玄女道院;原宅现今封锁,不敢擅动。再有姚秀才、柏秀才,皆已身故;其子始而挈家远馆,随后亦迁远方,这个访问不得。”月君怅然有感,信笔题五言四韵,以示臣工。诗曰:

盖世女英雄,威生四海风。

① 钟虞(jù)——悬挂钟、磬的架子两旁的柱子。

五年还故里，万事等衰蓬。

辽海无归鹤，秋冥有逸鸿。

何当诸父老，谓与汉高同？

诸臣传视已毕，咸赞帝师仙才，非《大风歌》可比。蒲令张参即请勒石，月君道：“一时之感，卿等得无誉之太过耶？”又谕张参：“孤家故宅一区，汝可改为养老堂。岁留赋税十分之半，为供亿之需，以示孤优恤之意。传与诸父老知悉。”

其时銮舆仍返道院，命春蕊、红香，随向太白山祭扫。于次日清晨启行，满城百姓，多追至中途，顿颡^①哭泣，如失父母，月君亦为凄然。

第二日，已到太白山。行有数里，俄见茂林之内，巍然五座庙宇，甚是齐整。有词为证：

鼎脰^②侵云，鸳鸯浥露。如翬如矢^③，规模无异鲁宫；若囷若盘^④，制度不殊丰庙。殿角斜飞，上蹲着诸般彩兽；檐牙高啄，尖衔着万颗金星。五龙桥下，新波初展碧罗纹；双凤阙前，香气乍飘金粟子。鳞鳞碧瓦，依稀十二琼楼；郁郁芳林，环绕三千琪树。时有神灵来护卫，更无麋鹿与逍遥。

月君瞻望了一回，下令先到寝园。行及数里，早见长松翠柏，真好佳城也！亦有词为证：

丹垣环地，华表插天；丹垣环地抱群山，宛若龙蟠虎踞；华表插天拱紫极，常来鹤迹笙音。石马虽灵，不学昭陵战败；石人如活，难同晋国能言。飡殿虚明，可列三千珠履；幽宫深邃，应栖十八银鳧。前日芳草坡中，一抔黄土；今朝红云影里，十仞佳城。要知作君兼以作师尊，始信生男不如生女好！

看看到了华表阙前，月君下了九龙沉香舆，缓款步入，直到陵前，先拜四拜。随后素英、寒簧、满释奴、范飞娘、老梅、春蕊、红香众女真等皆拜，文武诸臣在享堂下各叩首毕，月君遂御偏殿，谕诸大臣云：“自古圣贤帝

① 顿颡(sǎng)——磕碰脑门。

② 鼎(bì)脰(xì)——驮碑的大乌龟。

③ 如翬(huī)如矢——好像是五彩的雉，又像是箭。

④ 若囷(qūn)若盘——如若圆形的谷仓，又若圆盘。

王,难保百年之身,更难保百世之陵寝。孤家起于草茅,纠义勤王,至今大勋未集,何当先受殊恩,荣及宗族?而且僭越仪制,心中未安。应改各庙制式,如公侯之礼。”少宗伯梁良玉奏云:“自古以来,无论臣民,凡有大造于国家者,咸得晋封王爵,追荣先代。何况帝师以上界金仙偶临下土,适当国贼篡逆、乘輿颠越之日,手提三尺剑而起于徒步,奄定中原,为故主建宫阙、存位号,不啻日月之光于万古。所以诸大臣公议追远盛典,稍答帝师勤劳,尚在抱歉,何尝越制?”刘颯又接奏云:“臣闻蒲台百姓感激帝师圣恩,如子来趋父事,以此落成甚易,而耆老绅士犹谓朝廷简陋。今若复行改制,不唯众大臣决难遵行,即百姓亦断不肯从命。”吕军师亦奏:“梁良玉、刘颯之言皆是,伏愿帝师勿毁成功以动人疑。”月君道:“虽然,孤以坤体,谅德不足以当之。”遂谕诸臣:“翌日先享始祖太庙,次高、曾,次祖陵。第五日中秋,适逢孤家诞日,乃祭考陵,一切礼仪宜简毋丰。”诸臣遵旨,自去整備。

建文九年,八月十一日黎明,月君祭享始祖太庙,冕冠珠旒,电裙云履,服天孙开辟朝衣,执日南火玉朱圭诸文武奔走趋跽,分班助祭。舞设八佾,乐奏九成,笾豆簠簋^①,燔萧灌鬯^②,一如古礼。自高、曾以下三庙,逐日次第享祭,不必絮烦。

十四日下午,命驾至考陵。行至半途,忽山岩上震天一声响,轱辘轱辘滚下一只斑斓大虎,头碎脑裂,正堕在月君銮舆之侧。有两个汉子,一瞎左眼,一瞎右眼,各手执铁锤,从岩际飞步而来,大呼:“丁奇目、彭独眼,迎接帝师圣驾!”董彦杲与刘超恐是歹人,两骑马飞向岩前,将手中军器逼住道:“汝辈是何人?敢来取死!”那两汉撇下双锤,叉手道:“我父指挥彭聚,他父平安将军部下前锋丁良,与燕兵战没,流落在泰安州,雇作猎户,皆系不识字之人,无由谒见帝师。两日借这捕虎,在此等候,不期那林子内适有大虫拦路,我二人就奋力打杀了他,恰遇帝师驾至。此虎乃我辈有功之虎也。”彦杲等大笑,遂回马启奏。月君即刻召见,奖慰一番,令彦杲暂收为副将。当晚宿于陵上。

次日是八月十五望日,月君五更起来,梳洗冠带已毕,命素英、寒簧:

① 簠(fǔ)簋(guǐ)——古代盛祭品食物的器物。

② 燔萧灌鬯(chàng)——古代祭祀的方法。焚烧艾蒿,注入美酒。

“今日孤家享祭父母，汝二人为予之妹，礼得与祭，宜分左右行礼。”又谕柳烟、春蕊、红香道：“公子虽无神主，然三尺之坟，幸亦在寝园之内，尔三人可代朕祭拜。”吩咐甫毕，诸臣早已各服命服，齐候在五龙桥畔。月君遂临享殿，少宗伯梁良玉亲自赞礼，诸臣俱在殿外助祭，奏的是武功之乐，设的是太牢玄酒之仪。九阕已终，九献既毕，百官略退片刻，然后来朝贺帝师圣诞。满释奴宣谕曰：“帝师以母难之辰，心怀凄恻，况在寝园，尤不宜行朝贺之礼。”军师等遵旨各散。

时有泰安州知州蒋星聚疏请帝师巡幸泰岱，举行封禅之典，月君一览，批示云：

虞帝东巡，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所以祭岳渎神灵，此圣王之大典也。其后始皇夸称盛德，始有玉函金简之文^①，名曰“封禅”，其足法乎？孤以女子之身，讨逆戡乱，志在迎复建文，申千古君臣之大义，非定霸称王，自取天下，蒋星聚之一疏，不亦愚昧之至哉！然孤家曾遨游八表，遍历嵩、衡二峰，今泰山属在宇内，亦不可不一登览。但不祀天齐，竟升日观耳。远近州邑，皆毋得趋迎，有旷职守，自取谴责。

疏下，诸臣莫不心服。月君遂于次日遣女健婢二名，送春蕊、红香仍归玄女道院，乃命驾离了太白山，从大路进发。

不几日，又到泰山之麓，适值天阴下起雨来，诸臣皆请暂止山下。月君道：“雨师不欲孤家登岱岳耶？”乃掣袖中神剑，望空一挥，顷刻浮云尽散，太阳倍明，遂登山缓缓而行。至于山腰，时有云气出于石罅^②，拂面沾衣，若香烟缭绕，以手揽之，缥缈不断。或至浓蔚之时，则连人与马卷裹而行，前不能睹后，右不能见左。俄而半隐半现，时藏时显，霎然微风一拂，卷舒淡荡，摇曳长空，真胜观也！自山麓四十里方至日观，天色已暝，月君止于观内，诸臣皆驻下房。晚餐已毕，各自安息。

约有余余，忽闻得远远喝殿之声，月君隔垣一照，见仪从甚盛，乃是岳庭夫人碧霞元君，前踏已进日观阙下。元君香舆渐近，冉冉升起，素英、寒

① 始有玉函金简之文——开始有了用玉和金器装的字文。

② 石罅(xià)——石缝。

簪启牖^①相迎。月君执了元君玉手,彼此逊谢一番,然后行礼。元君尊月君上坐,月君笑道:“元君以小妹为尘埃中富贵人耶?”乃分宾主坐定,元君欠身而言:“小童今晨赴玄女娘娘之召,有失候驾。”月君道:“诚恐烦动震帝起居,所以不敢趋谒。”又言及“东土既罹兵燹,又遭灾荒,颠连已甚,尚须震帝垂怜。”元君笑道:“帝师得慈航之力,救拔一半,勘数而行,上帝亦有嘉赖。若五岳职掌都遵帝旨,小数或可更移,大数岂能干预耶?然既承明海,敢不尽心仰慰兹衷?”月君遂命素英等,速具酒肴上来。元君立起身道:“此非宴会之所,小童暂别,候驾返时,送于道左。兹有仪仗全副,稍异人间,挈带在此,唯望帝师赐纳。”便令侍女呼唤神吏送上。月君看时,是:

风磨铜锣两面 霓旌一对 绛节二枝
彩旂六对 九节珠幢一对 天狐尾旒一对
羽葆一副 霞旂四竿 锦旒二对
销金赤帟八根 鸛鷖^②羽旗一对 针神绣幡四面
蛟绡旗八对 汉玉花尊一对 水银侵古铜炉一对
鸾翥^③翠盖一柄柄系生成九曲藤枝
龙女织成山河掌扇二把柄系旗檀香琢就

月君谢道:“辱承明赐,权且收下,愚妹谢尘世之日,仍当奉璧。”元君道:“不然,正要帝师于旋辟广寒之日,以为前导。折取天香一枝,下报小童可耳。”月君乃拜受,再三珍重而别。元君升了香舆,便有万道彩云缭绕,腾于空中,执事神吏等皆乘风雾而去。

时方半夜,太阳已升海底,月君在正阁凭栏而坐,命诸臣等悉到东边小阁中观看。诸文武于夜间,都在窗隙窥觑,神明过往,总未睡觉,闻召即至。却见阁周回摆设着多少仪仗,即适所窥觑之物,各人猜想不定,看着太阳的心,倒只有一二分。月君忽问诸臣曰:“海有底乎?”方经对曰:“无。”月君曰:“然则诸岛,皆浮于海上者乎?”方经不能对。月君又问:“日从海底转乎?”梁良玉对曰:“然”。月君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不

① 启牖(yǒu)——打开窗户。

② 鸛(yuān)鷖(jū)——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③ 鸾翥(rǒng)——旧时传说的凤凰一类鸟的细软的毛。

知海底，将何所照乎？”良玉亦不能答。月君又问：“究竟日出何处，日入何所乎？”吕律对曰：“儒家言日入虞渊，日出暘谷，经天之道，皆能言之。至于既没以后，未出以前，从不论及。至佛氏有须弥山半旋转之说，尤非凡才所能测识。求帝师玉音开示愚蒙，群臣幸甚。”月君谕曰：“世界一大须弥山，而四海为之脉络，日月循环，转于山腰，古圣人皆能知之，但不肯以耳目智虑所不及者，示人以疑耳。夫岂有日月而行于海底地下者乎？诸书所云，天有天柱，地有地轴，六鳌载峰，日出入处，海水为焦，皆后人诞妄之说也。”诸臣叩谢，奏道：“臣等双目，无异萤光，所照者几何？孔子见老子，尚云‘某之道，其犹醢^①鸡’，何况臣等对扬帝师之命哉？”月君道：“孔子与老子学问，如登泰岱，均造绝顶，而时日略有先后。及一接见，则二圣人之睿智如以镜照镜，各自了然。孔子以三纲五常教天下，只就当身而论，不欲人远求过去未来之事，所以季路问到死生神鬼，不答其所以然之故，非不知也。‘醢鸡’之言，亦是后人造出，非圣人真有此语。”吕律又奏：“臣尚欲请问日月交食之故，求帝师指示。”月君道：“日为正阳，罗星则阳之邪氛；月为太阴，孛星则阴之邪气。无始以来，有正即有邪，邪来改正，所以掩其光而谓之蚀也。《诗经》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岂非天道之应于人事者乎？诸儒言：月本无光，借日始明，相对则望，交会则食。以月掩日，则日无光；以日亢月，则月如晦。夫使月固无光，而掩其日，尚或可解说；若月食而谓日亢，其月则是太阳，于月食之时必反在东方，乃可相亢，有是理乎？珠生于蜃属阴，尚有光华，岂以太阴之精，而谓墨黑如顽铁者乎？其有圆缺者，比不得太阳全体光明，若镜之有背转，侧面观则成晦望耳。”诸臣听罢，皆悚然奏道：“臣等空诵几行儒书，从未与闻天道，今蒙圣谕，抑何幸甚！”月君又谕：“天道虽微，悉在儒书之内，卿等特未尽心参透耳。”诸臣又各愧谢。

吕律奏道：“伏羲画卦，天道始泄其机，然尼圣五十学《易》，自非臣等所能造诣。”月君道：“卿言良是。”命赐诸臣早膳，曰：“今日之游，不可无诗，孤家与卿等联句以志胜概。”遂手题首二句于浣花笺，以示诸臣，次第联成十一韵。诗曰：

一登天下小，气压太阳低。 月 君

① 其犹醢(hǎi)鸡——就犹如把鸟剁成肉酱。